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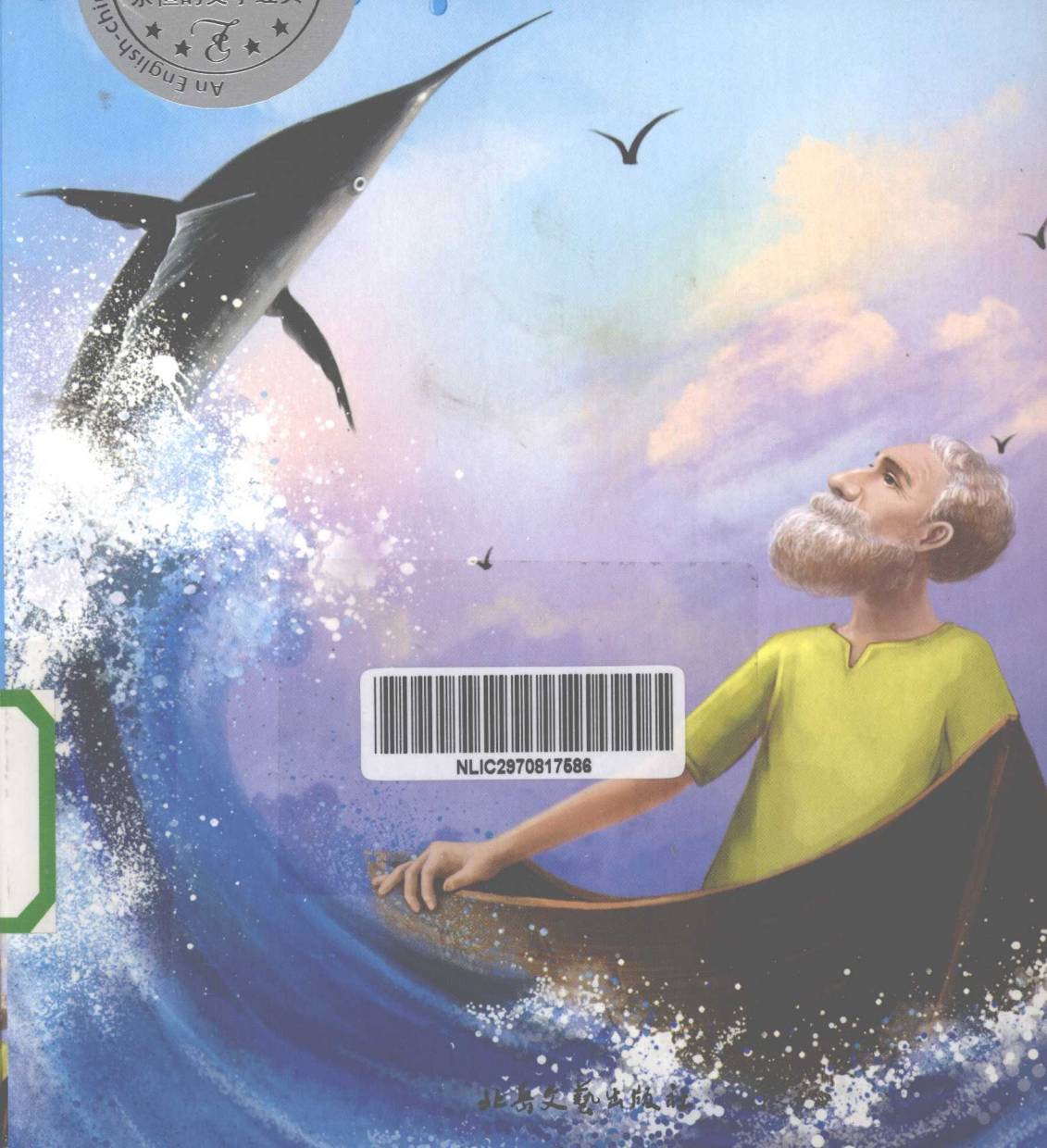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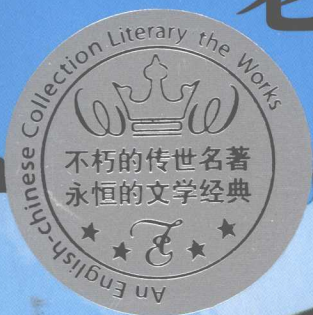
·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·

轻松阅读 · 畅享收获

老人与海 (中·英文)

[美]海明威 / 著 富强 / 译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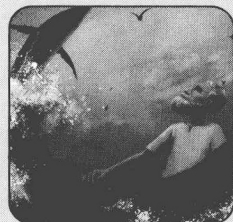
老人与海



·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·
轻松阅读 · 畅享收获

[美]海明威 / 著 富 强 / 译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

NLIC2970817686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; 富强译.
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 - 7 - 5378 - 3590 - 9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
美国 - 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59771号

书 名 老人与海

著 者 (美) 海明威
译 者 富 强
责任编辑 刘文飞
助理编辑 崔 璨
策划出版 徐现江
封面设计 宋双成

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 (营销部)
010-58200905 转 801 (北京中心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8200905 转 802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 - mail bywycbs@163.com
印刷装订 三河市杨庄第七印刷厂

开 本 700 × 960 1/16
字 数 116 千字
印 张 11.75
印 数 1-8000 册
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378 - 3590 - 9
定 价 1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译者序

《老人与海》(The Old Man and the Sea) 是海明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小说，相继获得 1953 年普利策奖和 1954 年诺贝尔文学奖。它一经发表，就在世界文学界再次掀起了“海明威热”，证明了海明威作为 20 世纪杰出小说家的不可动摇的地位。

海明威 (1899~1961)，是公认的“文坛硬汉”。这个身体强壮、喜欢捕鱼和斗牛的男人，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。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表现，他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、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海明威将自己的游艇改作战艇，去侦查德国人的军舰，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。两次战争为海明威赢得了荣誉，也带来了两百多处伤痕，以及无法摆脱的梦魇般的记忆。

对于战争的体验和思考，使海明威成为“迷惘的一代”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。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、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，是海明威这方面的代表作。

晚年的海明威身患多种疾病，而创作力的枯竭更是令他难以忍受。1961 年 7 月 2 日，海明威早早起床，找到自己钟爱的那支双管猎枪，自杀身亡。这种惨烈的解脱方式，并不是因为软弱，而是因为他不愿以弱者的方式存活。

在海明威的所有小说中，都贯穿着对于死亡、勇敢、失败、胜利等生命涵义的思考。《老人与海》是其中最凝练的一篇。这篇小说的创作，前后仅用了八周。情节很简单：一名老渔夫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，终于钓到一条大鱼，大鱼拖着小船在海上游了整整三天才死，老渔夫把鱼绑在小船的一边往回赶，可是途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，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骨头。

海明威认为，《老人与海》是他“这辈子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”。《老人与海》的卓越之处，在于表现了强者在“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”，小说中的名言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，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他”，成为了海明威精神的核心。

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、瑞典文学院院士霍尔斯陶穆评价《老人与海》，认为“这是一部异常有力、无比简洁的作品，具有一种无可抗拒的美”。美国艺术史家贝瑞孙则赞扬道：“《老人与海》……犹如荷马的诗……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，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。”



他是一位老人，独自驾驶着平底小帆船在墨西哥暖流中钓鱼，这一次他连续八十四天出海，没钓到一条鱼。在一开始的四十多天里，还有一个男孩跟着他出海，但等到过了四十多天依旧没有钓到鱼，男孩的父母便对他说，这个老头今年算是倒霉到家了，没有比现在更糟的了。于是，孩子听从父母安排，跟着另一条船出海，结果第一个周就捕获了三条好鱼。男孩每天看到老人守着空船回来，心里觉得不好受，便过去帮他拿收拾好渔线，或者钓钩和鱼叉，还有桅杆上的船帆。船帆上打着一些用面粉口袋做成的补丁，收起船帆时，总感觉是在收起一面战败的军旗。

这位老人身材消瘦，面容憔悴，脖子上有深深的皱纹。腮上的褐斑源自一种良性的皮肤病变，太阳经过热带海洋洋面反射在脸上，长此以往，就会发生这种病变。褐斑从他脸颊的两侧，一路向下长去，他那双手因为常年攥着绳子拉大鱼，被勒出一道道



伤疤。但这些伤疤里面没有新伤。这些伤疤就像荒凉的沙漠中被风侵蚀的地层一样。他的身上没有一处看着不沧桑，除了眼睛。他的眼睛像海水一样蓝，其中闪烁着的目光告诉大家，他不高兴，但是并没有放弃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两人一起从停船的地方爬向海岸的时候，男孩对他说，“我又能跟你一起出海了，我家里攒了一点钱。”

是这位老人教会了他捕鱼，所以他很爱这位老人。

“不。”老人回应说，“你碰上了一条运气很好的船。你要继续跟着他们。”

“可是你应该记得，有一次我们连续八十七天没有钓到鱼，结果在接下来的三个周内，我们每天都能钓到大鱼。”

“是的，我记得。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离开我不是因为没有信心钓到鱼。”

“我爸爸让我离开你，我不过是个孩子，得听他的话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老人说，“理应如此。”

“他信心不足。”

“是啊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有信心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。”男孩说，“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打鱼的家伙什儿拿回去。”

“真是不错。”老人说，“那里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在饭店的露台上坐着，一些渔夫拿老人寻开心，老人一点儿都不生气。还有一些年纪大的渔夫对老人的遭遇表示同

情，但是他们不会把这种感情表现在脸上。他们说话慢条斯理，谈一些关于洋流之类的事情，谈他们出海的时候如何在海中下钓钩，天气从来都是这么好，还谈一些其他的见闻。当天出海打鱼的渔夫中，有收获的早已回港，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摆到两片木板上去，然后前后各一人抬着木板，左摇右晃地前往收鱼站，冷藏车会来将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。捕到鲨鱼的人，早已将鲨鱼运到海湾另一端的鲨鱼加工厂，将鲨鱼挂在滑车上，剖去内脏，割去鱼鳍，剥掉鱼皮，然后将鱼肉切割成一条一条的，等待腌制。

若是起了东风，人们会闻到海湾另一端鲨鱼加工厂飘过来的气味，但是今天这种气味不明显，因为起北风了。后来风慢慢停下，阳光照射在饭店的露台上，让人感觉非常舒服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说。

“嗯？”老人回过神来，他正握着酒杯回想往事。

“要不要去弄点沙丁鱼明天用？”

“不用，去打棒球吧。我划船还行，有罗赫略为我撒网。”

“我想跟你一起出海，即使不钓鱼，能帮你做点别的事情也行。”

“这不是已经请我喝了两杯啤酒了吗？”老人说，“你现在已经长大了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出海的时候，我几岁？”

“五岁，当时我正在与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搏斗，它差点撞碎



渔船，要了你的小命。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那条鱼拼命地拍尾巴，把船上的一块船板都拍断了，再就是棍子猛击鱼头的声音。我还记得，你一把将我推倒在船头那堆湿漉漉的渔线上，当时小船颠簸得厉害，就听到你用棍子猛击鱼的声音，就像是在砍树一样，我还记得当时我浑身沾满了鱼血，腥味中带着一丝甜味。”

“是你自己记得的，还是我前两天跟你说过？”

“从我们一起出海至今的每一件事，我都记得。”

老人看着男孩，他的目光因日晒而变得坚定，此时充满爱怜。

“你要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一闯。”老人说，“但你不是，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，再说现在又碰上了一条正走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点沙丁鱼吧，我还知道去哪能弄到四条鱼饵。”

“我今天剩下了一些，腌在箱子里了。”

“还是去弄四条新鲜的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人说。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和信心，现在它们变得更加明显。

“两条。”男孩讨价还价。

“好吧，就两条。”老人答应道，“你不会是去偷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去偷，”孩子说，“可这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老人说。他内心单纯，没有想过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谦虚，但他知道，自己这个时候就很谦虚。不过，他知道

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，所以也就无所谓伤不伤自尊心。

“看海流明天准是个好天气。”他说。

“你准备到哪儿钓鱼？”男孩问。

“我想走远一点，等风向变了再回来。看来我要在天亮之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想办法让我的船主也走得更远，那样的话，若是你打到大鱼，我们可以赶过去帮你。”

“人家可不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男孩说，“不过，我能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，一看到有鸟在天上飞，我就让他去追鲱鳅。”

“你是说他的眼睛不好用？”

“跟瞎子似的。”

“这倒有些蹊跷。”老人说，“他又没去捕过海龟，干那活才叫伤眼呢。”

“我知道你在莫斯基托海岸外捕海龟捕了好多年，那你的眼睛怎么还这么好呢？”

“我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。”

“话又说回来，你觉得自己现在能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觉得没问题。再说，这里面也有不少窍门。”

“我们拿着东西回家吧。”男孩说，“我好用撒网去捕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取下渔具，老人扛着桅杆，男孩拿着盛放渔线的木箱子和钓钩、鱼叉。盛放鱼饵的小木匣被放在船艄下面，那根



用来对付大鱼的棍子也放在那里。其实没人会去偷老人船上的东西，但他还是会把桅杆和渔具拿回家去，放在外面会被露水浸湿。还有就是，尽管老人知道没有人会去船上偷东西，但把钓钩和鱼叉留在船上，就是在制造诱惑，没有必要这样做。

一老一少沿着大路走到了老人的小屋前，进门之后，老人将桅杆靠在墙边，孩子将木箱和渔具也放在一旁。桅杆跟这间小屋差不多一样长。小屋是用一种棕榈树的树叶做成的，这种材料非常坚韧。屋里面全部的摆设只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此外还有一处用木炭做饭的地方。墙壁是由棕榈树叶一层层贴起来的，呈褐色，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图和一幅圣母图，这都是他的妻子留给他的。原本墙上还挂着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但后来他拿下来了，因为看着它老人心里会觉得孤单，现在这张照片被放在墙角隔板上那件干净衬衣底下。

“有没有什么吃的？”男孩问。

“锅里有鱼煮黄米饭，要不要吃点？”

“不吃了，我回家去吃。用不用给你把火生上。”

“不用了，一会儿我自己生，或许就直接吃凉的得了。”

“我去拿渔网了啊。”

“去吧。”

其实渔网早就没了，是哪一天卖的男孩还记得，但是他每天都会煞有介事地说上一番。锅里也没有鱼煮黄米饭，这一点男孩也知道。

“85这个数字很吉利。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到我带回来一条一千多磅的大鱼？”

“我去拿网捕沙丁鱼，你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我这里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可以看看上面的棒球赛新闻。”

男孩不知道他是真有报纸，还是随口一说，但老人确实是从床下拿出了一张报纸。

“我去杂货铺的时候，佩里科给我的。”他说。

“等我捕到沙丁鱼就回来，把沙丁鱼和你的鱼一起冰镇，明天早上就能分着用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你给我讲一下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“纽约扬基队是强队，他们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我担心的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不要怀疑扬基队，别忘了他们有伟大的球员迪马吉奥。”

“底特律老虎队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，我都担心。”

“是该小心点，要不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担心。”

“你就安心看报吧，等我回来讲给我听。”

“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买张尾号是85的彩票？到明天就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这个主意不错。”男孩说，“上一次你创造了八十七天的记录，对吗？”



“以后肯定不会再有这种事了。你到底能不能弄到一张尾号是85的彩票?”

“我可以帮你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彩票要两块五毛钱，我上哪去弄这笔钱?”

“不用担心，我能借到。”

“说不定我也能借到，但是我不愿意去借。今天借钱，明天就该讨饭了。”

“别忘了多穿点衣服，老家伙。”男孩说，“我们这可是在九月。”

“这是捕捉大鱼的好时机。”老人说，“五月里每个人都是好渔夫。”

“我去捕沙丁鱼了。”男孩说完就走了。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已经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此时太阳已经落山。孩子从床上拿来一条毯子盖在老人的双肩上。老人虽然老了，但肩膀依旧有力，脖子也很强壮，因为脑袋向前耷拉着，所以脖子上的皱纹看着少了许多。他的衬衫上打满了补丁，看上去就像是那张船帆，这些补丁上的颜色被烈日晒得深浅不一。老人看上去非常老了，闭着眼睛的时候，脸上看不到半点生气。报纸被胳膊压在腿上，不然早就被傍晚的风给吹走了。他光着脚，没穿鞋。

男孩走了，一会儿又回来，看到老人还在睡觉。

“老家伙，快醒醒。”男孩把手放在老人的膝盖上。老人慢慢

睁开眼，仿佛做了一次思想上的长途旅行。他看着男孩笑了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老人问。

“晚饭，我们快点吃吧。”男孩说。

“我不是很饿。”

“吃吧，你总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吧。”

“我以前确实做过这样的事。”老人说着站了起来，折叠好报纸，又去叠身上的毯子。

“毯子就披着吧。”男孩说：“只要有我在，这样的事以后就再也不会发生了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真应该祝你长寿。”老人说，“吃的是什么？”

“黑豆、炸香蕉，还有炖的一些菜。”

这都是男孩从露台饭店里用双层饭盒带回来的。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副刀叉和汤匙，都用餐巾纸包着。

“哪来的？”

“那个老板，马丁，给的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不用去了，我已经谢过他了。”

“他可不是第一次帮我们了，我要送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

“除了一大块鱼肚子上的肉以外，还要再送他点东西，他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。”

“他还送了我两瓶啤酒。”



“我喜欢罐装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特韦牌子的，喝完我还要把瓶子退回去呢。”

“你把什么都想到了。”老人说，“现在就吃吗？”

“我刚才就问你吃不吃。”孩子一脸温情，“你说吃之前，我是不会打开饭盒的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，只要洗一下手和脸。”老人说。

男孩心想，我真粗心，我应该把水打来，再带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过来。要知道，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上第二条胡同拐弯的地方。我还应该弄一件衬衣和夹克，好让老人过冬，还要弄一双鞋子和一条毯子。

“这菜炖得可真不错。”老人说。

“说说棒球比赛的事情吧。”男孩用恳求的语气说。

“美国联赛里，纽约扬基队是老大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。”老人显得很高兴。

“但是今天他们输了。”男孩说。

“没事，他们有神奇的迪马吉奥。”

“他们队里不止他一个很厉害的人。”

“当然，不过他和别人不一样。全国联赛那边，布鲁克林队对阵费拉德尔菲亚队，我看好布鲁克林队。不过，我很怀念当初的迪克·西斯勒，和他在费拉德尔菲亚主场打出的那些好球。”

“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打球像他这样好。在我见过的打棒球的人

中，数他打得最远。”

“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他经常来露台饭店吃饭，我想陪他出海钓鱼，但是不好意思开口。我让你去跟他说，结果你也开不了口。”

“我当然记得。我想我们可能错了，他说不定真的会答应我们。那样的话，就多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。”

“我很想陪伟大的迪马吉奥出海。”老人说，“据说他父亲当年也是个打鱼的，说不定他能理解我们，答应我们。”

“伟大的西斯勒的父亲可没过过苦日子，他们父子在我这个年纪就都在联赛里效力了。”

“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已经是一名水手了，在开往非洲的船上，傍晚能看到狮子到沙滩上漫步。”

“你跟我说过，我还记得。”

“我们到底是谈非洲，还是谈棒球？”

“谈棒球吧。”男孩说，“要不你就说说那个伟大的约翰·J. 麦格劳吧。”男孩总是将J念成在西班牙语中的发音。

“以前，他经常来露台饭店，但是，他喝醉了酒就变得非常野蛮粗暴，还开口骂人。他不仅关注棒球，也喜欢赛马。他的衣服口袋里总少不了一些赛马的名单，电话里也常提到一些赛马的名字。”

“我爸觉得他是最伟大的球队经理。”男孩说。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里来得最勤。”老人说，“若是纽约巨人



队的经理多罗彻也每年来这里，你爸爸又会觉得他是最伟大的经理了。”

“那究竟谁是最伟大的经理？卢克？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觉得他俩旗鼓相当。”

“你是渔夫中最伟大的人。”

“不，我见过很多比我厉害的人。”

“在哪里？我怎么不知道。”男孩说，“不错的渔夫是有不少，但最伟大的只有你。”

“谢谢你的夸奖，听到你的话我很高兴。真希望不要碰到一条太大的鱼，免得让我们的自吹自擂露了馅。”

“只要你一直保持强壮，就不会出现这种鱼的。”

“就算是我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强壮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我有窍门，我也有信心。”

“你早点睡觉吧，明天一早还要出海。我得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。”

“晚安，明天一早我会去喊你的。”

“你就像我的闹钟。”

“年龄是我的闹钟，上了年纪的人都醒得早，难道是为了让白天更长一些吗？”

“这个问题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小孩子就是睡觉多，睡得沉。”

“这件事我记住了，明天一早会去叫你的。”

“好的，我不愿意被船主叫醒，显得我好像很懒一样。”

